

黄金时代

鞠庆友

殷梦舟

主编

HUANGJIN SHIDAI

知识出版社

黄金时代

——中学生活回忆

鞠庆友 殷梦舟 主编

知识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向广大中学生介绍了近30位有影响的作家、博士、诗人、演员、运动员的中学时代生活，其中刘绍棠、张笑天、李双江、杨雅琴、孙晋芳等人都是当代中学生们所熟悉和敬佩的。他们通过对中学生活的回忆，寄语今天的中学生要努力进取，奋发向上，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。书中一个人就是一个故事，富有哲理性和趣味性，可作为广大中学生的启迪读物。

黄金时代

鞠庆友 殷学勤 主编

知识出版社出版

(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8.25 字数171千字

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150

ISBN 7-5015-0232-3/G·49

定价：2.00元

序

《黄金时代——中学生生活回忆》，是一本奉献给当代中学生的书。在这本书即将问世的时候，编者和出版社要我向读者说几句话。作为也有过中学生生活经历的人，作为当代中学生的老朋友，我感到有这个责任。

把中学时代誉之为黄金时代，是毫不为过，十分贴切的。人生是拼搏，是奋争。中学时代，正是为拼搏、奋争作充分准备的时期，是奠定世界观，在品德、知识、身体诸方面打下坚固基础的时期；因而，是对人的一生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。我敢这样说，每个中学生都希望自己成才，都希望自己将来能为国家、为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。但是，如果只是满足于美丽的幻想，停留于口头的誓言，坐守待免，等着“明天”的到来，却忘记了“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”，忽略了中学时代之可贵，不是现在、在今天就起飞、就搏击，那么，无论你的理想多么远大，愿望多么美好，恐怕永远也不会成为辉煌的现实的。

80年代的中学生，确实是令人无限欣羡的幸运儿。在时间上，你们是跨世纪的一代；你们今日之面目，正是未来世纪的缩影。在空间上，你们生活在古老而又年轻的神州大地上；伟大祖国向现代化腾飞的大业，正待你们去托举，而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，又为你们健康成长提供了无比优越的条件。但是，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真正信奉者，应当站在历史和时代

的高度,正确估价面临任务的光荣和一切有利因素,同时,要充分认识未来征程的艰难和自身存在的弱点。在中学时代,就应按照国家需要,结合自身实际,确立人生志向,完善精神结构,提高心理素质,争取成为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纪律的新人。在此基础上,不断进取,使自己兼有政治家的明晰,哲学家的深邃,科学家的渊博,艺术家的灵巧,体育工作者的勇猛……从而,肩负起特定的历史使命,做时代的中坚,民族的精魂,炎黄子孙,无愧于“跨世纪的人”。“志不立,天下无可成之事。”这是历史上所有杰出人物的共同体验。

中学时代,顾名思义,是求学上进的时代。中学生的基本任务是学习。要学政治,学文化,学习一切先进的科学的知识。今日之世界,新科学、新技术、新工艺不断涌现,现代科学的学科门类已达2400门,全世界每年发表的科技论文资料有500万篇左右,世界知识总量每七年至十年就翻一番。面对新知识急剧增长的逼人势头,我们更应该有种紧迫感,利用一切时机,不断扩大知识视野,从书本、从社会、从实践活动中,努力吸取知识营养,使自己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富有者。这样,才能更好地认识自身,认识世界,并在将来更好地投入改造世界、创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斗争。

以上,是我读了面前的这本书——《黄金时代》的几点感想,权作为给当代中学生的赠言。我诚挚地希望,在你们中间,能涌现出更多的,水平更高、技艺更精的刘绍棠、于秀源、施光南、杨雅琴、孙晋芳……用你们的汗水和智慧,把英姿勃发的祖国装点得更加美丽!

目 录

序

大运河之子

——记著名作家刘绍棠的青少年时期 吴三元 (1)

人生之舟的出发港

——中学时代的遥远回忆 张笑天 (13)

在战火中度过 石 英 (22)

春般的初中三年 刘 章 (31)

文学种子的孕育与萌发

——中学时代散忆 程树榛 (40)

奋斗, 奋斗, 再奋斗

——作家胡万春的成功之路 贺旭东 (50)

我的中学时代 晓 雪 (57)

艰难、发奋、进取

——难忘的中学时代 王绶青 (65)

难忘的记忆

——我的中学时代 谢 冕 (75)

找到“自我”, 也就把握了未来

——为《黄金时代》丛书而作 谢望新 (83)

艰难, 给了我无价之宝 徐 刚 (103)

没有围墙的学校 张 炜 (109)

中学时代与书 纪 宇 (114)

飘扬吧,我心中的红领巾	曼 生(121)
从理想到现实	
——青年作家矫健的中学时代	林丹 一秀(133)
通向明天的航线	朱金晨(142)
我爱文学	王洪涛(151)
天真的遐想 切实的选择	
——山东大学理学博士于秀源谈他的中学时代	杨学峰(156)
基石是怎样铺垫的	
——访苏州大学理学博士谢惠民	殷梦舟(165)
恒志广趣 良师得法	
——中国科技大学理学博士白志东的中学时代	朱光华(175)
“悟以往之不谏,知来者之可追”	
——我的中学时代	葛剑雄(183)
人生有涯 知识无涯	范洪义(191)
登上妙峰山	
——中学生生活的一个片断	艾 丰(197)
我的两个“第一首歌”	施光南(207)
李双江的青少年时代	吴及第(214)
还阳草	
——青年电影演员杨雅琴	宋绍明(223)
带稚气的理想	金乃千(231)
姑苏,我拚搏的起点	孙晋芳(236)
我,是从中学里“起飞”的	朱建华(242)
大海的儿子	邹振先(248)
编 后	(254)

大运河之子

——记著名作家刘绍棠的青少年时期

吴三元

故乡·童年

古老的大运河，载着民族的苦难与骄傲流向远方。

通县境内，紧紧依偎在北运河边，有一个小小的村庄——儒林。刘绍棠就出生在这里。

村庄原是一片林莽荒地。满清入关，王爷圈地，取名儒家林，后改称“儒林”。最初只有樊、曹、张三姓佃户，后来发展成几十户人家，二百来人口。这些来自外乡的移民，主要靠给邻村的地主扛长工当佃户。也有的在运河上当船夫或纤夫。

那是一个动荡混乱的年代。大汉奸殷汝耕以通县为“首都”，成立伪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”。冀东 22 县沦为殖民地。华北危急，救亡运动风起云涌。儒林村地处偏远，河滩上蒿草丰茂，很早就成了八路军政权驻地。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，县大队、武工队，常来这里休整。儒林安全、隐蔽，被称为“福地”。

刘绍棠就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。

童年有金色的，作家的童年是苦涩的。全凭家乡父老用

大手搀扶，这位运河子孙才得以免去三灾八难。

一出生落地，他曾窒息很长时间，农村叫“革命生”，多亏一位姓赵的老奶奶把他救活。

四岁，土匪袭击村庄，一位李大伯爬墙越房，把他掩在怀里抱出，脱离险境。

五岁，在池塘里游泳，不小心溺在深水里，多亏一位姓刘的老叔用鱼网打捞上来。

六岁，跟伙伴们在收割后的庄稼地里追兔子，不小心被枯藤绊倒，锋利如刀的茬子扎伤了喉咙。多亏一位姓赵的老爷爷急救，才幸免一死。

七岁，得痈疽，有位姓田的老把式找来偏方治疗，总算痊愈。

.....

深情的故土，慈辉无边。直至作家成年后沦为不可接触的贱民，被放逐还乡，儒林的父老兄弟仍以赤诚拥抱这飘然沦落的远方游子。当他怀着绝望的心情走到村口，一位当年的老交通员，正在放牧，一见便悲愤地说：“爷儿们！咱们别只看三指远，早晚国家有想起咱爷儿们的时候。”良言一句三冬暖，这几句话，当时给了他多么巨大的活下去的勇气呵。淳朴而又高尚的乡亲们，你们的恩德生生世世都难以报答。

刘绍棠是儒林村的第一个“儒”。他六岁到邻村上小学，读书非常勤奋。每天鸡叫三遍就起来背书。识字很快，一二年后就开始阅读当时的小报、唱本、古诗词等。特别喜欢“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，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”顺口溜一样的小诗。启蒙老师姓田，私塾出身。他把诗编成故事，讲得绘声绘色，学生们很喜欢听。现在还清楚记得，田老师当年讲

道：“有一个小孩去走老娘家，一去二三里，走到远处，人家很少，只有四五家。在楼台上有花，小孩要摘，老太太说不要摘……”他模拟儿童和老太太的对话非常生动，有人物，有对话，有风景，诗情画意，令人陶醉。这对培养学生的想象力，很有好处。四年初小学习，为后来的作文打下了基础。

10岁，刘绍棠考上县城模范完小，来到通州城里读书。级任老师戴鸿珍是通州女子师范毕业生，回族人，擅长算术。第一堂作文课，老师在黑板上写出题目，同学们都认真写起来。刘绍棠恭恭敬敬地站起来，要求自由命题。戴老师有些生气，不过毕竟同意了。只是说：“不准抄别人的。”刘绍棠课上构思，晚自习完成。题目是《西海子游记》。用五册多作文本的篇幅，抒写了通州城内西海子的湖光柳影。老师看后，十分欣赏，给打了满分——她从来没有给过学生这么高的分数。从此特许刘绍棠作文不必受命题拘束，可以自由选择。学校有个墙报——“佳作栏”。每周由各班优秀作文中评选。谁的作文上墙了，不但本人光荣，也给班集体增光。同学们常鼓励他：“绍棠，写好，我们班争取上墙！”有一次他文思勃发，竟然模仿武侠小说，以班上同学为角色，这个是“义士”，那个是“侠客”，一天讲一段，同学们听得入了迷，不听不完回家。后来被戴老师禁止，才告一段落。

对于童年时代的老师，刘绍棠一直怀着由衷的感激。有一次他去探望田老师，田老师已年逾古稀。师生合影留念，老师坐着，他站着，用他的话说：“不能犯规矩。”他说过：

我在一个没有文化的小村，能当作家，很大一个因素是老师的培育。我对老师十分感念。

报童与主编

1949年盛夏，12岁的刘绍棠考入北京市立男二中。在5000名考生中，这个满身土气的农村孩子，获得第一名。告别了运河，在解放前夕，他走进了古都北京。

中学时代开始了。

市立男二中是当时北京的名牌学校，设有官费生名额，奖励优等生。政局不稳，官费常常拖欠不发。为解决生计问题，刘绍棠只好课余去当报童。他向同班的阔学生借了五元钱金元券当本钱，开始卖报谋生。为此他曾有过一段出色的描述：

“当时，北京城里大报小报一二十家，五花八门，乌烟瘴气。办一张报，主要依靠几个大把头包揽发行，每个大把头手下又有一帮子报贩子，每个报贩子手下，又有一帮子报童，大帮几十人，小帮十几人。凌晨三点，我就得起床，从学校跑到灯市口，在建国路东堂影剧院门外排队领报。等来等去，只听排子车嘎吱吱响，报贩子蹬着车，车上十几大捆报纸，从昏黄幽暗的路灯下迤迤歪斜而来。排子车停在影剧院门前，报贩子挨个儿分报，站在前头的便可以随意挑选畅销的报纸，但是不能超过押金的金额。我刚入这一行，五块钱押金只能领到120份报。后来赚了几个钱，押金增加到十五块，就能领到350份了。领报之后，用一只胳膊抱着，扭头就跑，扯开嗓子吆喝，‘看报呀，看报！’《世界日报》、《华北日报》、《北平日报》……看看东安市场白日大抢案，前门车站箱尸案的消息！’一气呵成，尾声是一个拔高的拖腔，很象京剧《四郎探母》里杨延辉唱的嘎调：‘叫小番……’那时候，看报的抢早，卖报的抢快，一个钟头一个行市。一张报四毛钱，四点钟能卖两

毛，五点钟一毛五，六点钟一毛，七点钟不赔不赚够本，一过七点半，只能白送给人家生炉子。星期日，我卖完 350 份报，还要卖五十本《新闻天地》和《新闻内幕》杂志，收入翻一番。

“我在农村出生长大，五六岁就在野地里追兔子，12 岁跑起来一溜烟，350 份报不到六点半就卖个净光。回校途中，路过南小街，小饭铺下板开门，我不是吃一碗牛骨头汤杂面，就是喝一碗面茶加两个饅子。然后，肚子溜圆，满头大汗，回学校上早自习。”

生活的熬煎，使他懂得珍惜时间。他争分夺秒地学习。从每天卖的报纸中，他各留一份，认真阅读。走街串巷的卖报生涯，加深了对旧社会的认识。困苦的生活磨炼人，也造就人。刘绍棠渐渐地消退了稚气、单纯，变得深沉成熟。他观察着，思索着，积累着。

黑暗动乱的社会，象一条暗河。也许他象一片落叶，随波飘荡，不知所终。但是历史的发展却创造了奇迹。北京和平解放，人民获得新生。刘绍棠就象运河边的柳树苗苗，迎着春风，生机勃勃，飞花扬絮，曳采流光。

校园里，阳光灿烂，到处洋溢着青春的朝气。在紧张的学习之余，课外活动丰富多采。文学社、戏剧社、合唱团、演讲团和各种球队，如雨后春笋般兴旺。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。从这些社团中涌现出多少人才呵：电影导演李亚林，散文家韩少华，电影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》作者李洪洲，长篇《踏莎行》的作者王默汎，上海文艺出版社《文化与生活》的负责人王存礼等，都是当年社团中的活跃分子。而国务院地质矿产部副部长夏国治，航空工业部副部长高镇宁，则是当时学校里筹建青

年团和学生会的负责人。

13岁的刘绍棠，选择了自己最爱好的文学，和十几个初一同学组织了“雄鸡”文学社。每周出版一期文学壁报《雄鸡》。他是副主编和小说栏的主要作者。他不仅写短篇，而且写了一部十几万字的长篇《大运河的儿女》。这部手稿一直保存在二中图书馆。直到文革期间才被毁掉。

如果你看过电影《早春二月》，那么你一定记得肖涧秋与陶岚任教的学校风光吧：绿柳池塘、红漆回栏、石板小路……那优美的外景就是在潞河中学，现在的通州一中拍摄的。刘绍棠的高中是在这里度过的。他担任校学生会副主席和学生会日报《红楼新闻》社长兼主编，经常在文艺版撰文抒写对祖国，对农村，对校园的纯真的热爱。多少年之后，他还把校园写进自己的长篇小说。

中学时代有一位尊敬的师长给刘绍棠留下深深的印象。市立男二中语文老师潘逊皋先生，是白洋淀人。30年代北大国文系毕业生。古文造诣很深。刘绍棠是潘老师家的常客。他每次去都提出一大堆问题，潘老师总是耐心热情地给予解答。有一次他问道：“怎样才能写好小说？”潘老师沉吟一下，说：“也许首先应当打好古文的根基吧？”刘绍棠从中领悟出汲取古典文学精华的重要性，这对他后来创作风格的形成产生很大影响。

1954年的金色秋天，刘绍棠接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。带着中篇手稿《运河的桨声》，他走进了这所驰名中外的高等学府。

中学时代结束了。但是这一段生活历程却带着永恒的魅力保留在作家的心中。每当他忆起那青春岁月，就不禁感慨

道：

“中学——美好的时光！”

良 师 益 友

一个农民的孩子，成为著名作家，不仅需要惊人的才华勤奋，而且离不开前辈的奖掖。历史是有情的，刘绍棠从学步时起，文坛前辈的关怀就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运河之子的心灵。远千里，康濯，柳青，孙犁，邵荃麟……都曾为青年作家的成长洒下辛勤的汗水。

刘绍棠永远难以忘记：

1952年，他刚刚16岁，《中国青年报》几乎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他的小说《红花》。编者按写道：“这篇小说的作者是一个16岁的青年团员，虽然是一篇习作，但写得相当动人。希望作者继续虚心学习，写出更好的作品来。”而发现并且肯定这篇作品的是著名作家柳青。他当时担任报社编委及文艺部主编。

1954年，他18岁。在考入北京大学后，携中篇《运河的桨声》初稿拜访康濯，受到热情接待。被邀至家中，彻夜长谈，留宿康家。

1957年，他21岁，积极参加鸣放讨论。无意中卷入一场政治漩涡，阴云已然临近。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三次找他谈话，劝阻他，敦促他立即返回农村，以避灭顶之灾。

6月8日，反右斗争开始。一夜之间，刘绍棠成了右派。在一次批判会上，康濯被邀发言。但是，这位仁厚的长者，不忍落井下石，推辞不讲。休息期间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默默地递给刘绍棠一枝香烟。悒郁的目光充溢着难言的隐痛。

这一切，一切都永远铭记在作家的心里。其中，远千里同志尤其令人感念。

那是在1951年，刘绍棠刚刚15岁。春节后他返校回市立男二中，传达室给他一封信，字迹是陌生的。打开一看，原来是当时任河北省文联秘书长的远千里来北京招考编创人员。听人说到刘绍棠，特此写信相邀。他赶到省文联所在地河北保定，远千里一见，不由暗中诧异：原来还是个小孩子。刘绍棠在文联住了近半年，在远千里的关切下读了很多中外名著，等于上了一次创作讲习班。终因年龄太小，经与河北省文教厅联系，被保送到通县潞河中学（现已改为通县一中）上高中。临行前，远千里和他谈至夜深。随后又在通信中叮嘱：不要再言职务，约以兄弟相称。

时光荏苒，1956年夏，两位忘年交在北戴河疗养圣地又相逢了。他们朝夕相处，话题无所不谈：人生、理想、写作、婚姻、恋爱……远千里象一位仁慈的兄长，关切着青年作家的成长。

晴天一声霹雳，被誉为“神童”作家的刘绍棠，一夜之间竟然变成不耻于人类的“右派”！消息传来，远千里心中难以平静。他了解自己的青年友人，他不相信那些难以数计的“批判文章”。但是无力回天，只好在一封长信中表达了惋惜关切的心情。刘绍棠当时已成为“青年作家堕落反党的三大典型之一”，开除党籍，打入另册。在一片“打倒”声中，接到了这封长信。他展开信笺，掠入眼帘的第一行依然是——

“绍棠弟：……”

他不禁热泪沾襟。远千里当时是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，省文联党组书记，这样称呼一名“右派”，是需要多么大

的勇气,担当多么大的风险呵。

险恶的政治风云使他们从此分手,音讯杳无。

二十余年过去了。1976年12月一个雨雪霏霏的日子。刘绍棠在北京大栅栏与阔别多年的远千里爱人于雁军猝然相遇,才知道远千里已于1968年衔恨而死。回忆昔日相处情景,刘绍棠不禁柔肠寸断,悲痛欲绝。他沉痛地写道:

泪影中,我仿佛看到远千里同志那高大英俊的光辉形象。他一生忠诚于党,信仰马克思主义,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;他品格高尚,廉洁奉公,心地善良,珍惜人才;他是一位模范共产党员,是一位受人爱戴的文艺工作领导者,是一位美好的人;他是我踏上文学创作道路后的第一位良师。……我要泣告在天有灵,地下有知的千里同志,做为你的学生和幼弟,我将永远感念你对我的恩德。不辜负你对我的期望。

中断的追求

1949年12月10日,《北京新民报》刊出了一篇生活小故事:《邵宝林》。叙述一个落后学生如何转变为先进。署名“市立二中刘绍棠”。这则短文只有414个字,很容易被粗心的读者忽视。但是它却记录下一位当代著名作家的起点。那时这个“头顶着高粱花,脚踩着黄泥巴”的运河之子,仅仅13岁。胸前的红领巾迎风飘扬。一代文学新人与年轻的共和国一起诞生。勤奋、才华、前辈的指教、特别是党的关怀,使这个青年作家的成长异常惊人。15岁,短篇《新式犁杖》在《河北文艺》获奖。16岁,《中国青年报》以整版先后发表了短篇《红花》和《青枝绿叶》。17岁,第一部短篇集《青枝绿叶》出版。到21岁,他已出版了四部短篇集:《青枝绿叶》、《山楂树的歌声》、

《中秋节》、《私访记》；两部中篇《夏天》、《运河的桨声》。长篇《金色的运河》也在发排。有的短篇已被译成俄文出版。这些作品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，记录了年轻的共和国万里征程的最初几步：土改、合作化、肃反、五年计划。格调明快，清新，象运河边浸透朝露的柳枝。

迅速的成功，并没有使刘绍棠停滞流连。他执着地追求着，期待新的突破。没想到却因此背起了历史的十字架。

1957年前后，党的八大召开，双百方针提出。中国的历史处在一个转折的关头。现实迫使这个青年作家开始思索今后的创作道路。他写下了《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》、《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》、《暮春夜灯下随笔》等一组文章。就文艺的现实主义等基本问题进行了一些有见地、有价值的探讨。其中《私访记·后记》很值得一读。

1957年4月出版的《私访记》，是他被划为右派之前的最后一部短篇集。书的“后记”则是他最后一篇谈自己创作的文字。也许他已经预感到风暴的临近，这篇短短的后记蒙着一层淡淡的忧虑——这在刘绍棠是颇为罕见的。他写道：“随着年龄和生活阅历的增长，自己也渐渐的不满意自己的作品了。我觉得最致命的弱点，是写实性很差。我们的运河故乡，是一块多灾多难和多事的土地，而我的小说，却常常是对故乡的孩子气的安慰。目前，我处在创作的沉思苦想里。我想追求些什么和探索些甚么，但是还没理出个头绪。不过我已经能够向自己提出两个要求，那就是反映生活的更写实，风格上的更具有乡土特色。”

这段自我发现，应当认为是现实主义的胜利。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追求进取。一帆风顺，辉煌成功，并没有使这个青